

在这个世界上,最清楚你为人的人可能不是你的朋友,而是你的敌人,因为他最肯花时间研究你;而最了解你弱点的人,一般也不会是你的爱人,而是你的情敌,情敌与你情场征杀,与你势均力敌——有心胸有气度的人甚至还会生出些惺惺相惜之意,发出既生瑜,何生亮的人生浩叹。如果运气好的话,好的情敌甚至到最后还是最肯帮你忙的人——当然,那一定是在你也被抛弃之后。

《围城》里的赵辛楣,堪称小说里最好的情敌,他对情敌方鸿渐可谓仁至义尽,知道他百无一用,但还是费尽心机给他介绍工作,寻找出路,我的腹黑揣度是因为他没被苏小姐看上,而情敌方鸿渐要了一回把苏小姐大大出了一回他的气,于是他待方如兄弟,更拍着方的肩膀说我们是“同情兄”。按这种逻辑,三十年代第一位电影皇后张织云就应该接着三十年代最出名的

读书之乐

有台风来的日子,出去不得,赖在家里便是看书。书展上搬回来的书,堆在架上,得空翻过的只是小半,偏偏又给自己立了规矩,书须得看了一本才能买一本新书。这规矩也是无奈,否则一年又得折腾买新书柜,然后就是琢磨着要换一套能放下四大面书柜的房子……如此这般,搞得很难。

书堆得乱了自然麻烦,文章写得乱了也是麻烦事。平时写文章便常有懒得分句,段的长句子让大家头疼,于是在书展上看到夏丐尊和叶圣陶先生的《文章讲话》便欢欣鼓舞跑回来,温故知新也算是件惬意事。

开篇就讲的句读和段落自然是要用心再学再学的,不过最得趣儿的却是老先生讲“文气”的那一段。先生用王昌龄的《塞下曲》和杜甫的《春望》作比,讲文辞诵读及词句间的连带。两诗虽俱是五言,然《塞下曲》以两句合意,故而读之须得一气念成,自然文气更足。看到这里便回头把瞪着眼睛看动画片的孩子扯过来,让他背《春望》,儿子摸不着头脑加气愤难当之下,不消三秒全诗诵毕,文气怎么样不清楚,怨气倒是十足。

之前看还觉得多有意思,现在看来绝妙的章节也是有的,就比如“文章的省略”。老先生说事儿都喜欢比较,这章说红楼梦里写宝玉的面貌,用了好些“如”、“若”比拟,先生们就觉得颇有些麻烦,不若《史记》中写项羽、高祖的简洁明了。这话也只能是先生说,寻常人要是露一点出来,怕不被红学高士“如”、“若”这般地骂死才怪。说起这个,倒是想起在书展上还看过一本书,名字大约是《红楼梦诗词赏析》,我一见书名就想起木心先生说过的话,《红楼梦》里的诗就诗水草,你不能把它捞出来来看,混在文章里看他这个诗是绝好的,但是你单独看这个诗就像水草离开了水……



好的情敌

黄佟佟

女明星阮玲玉叫一回“同情姐”了。

话说张织云、阮玲玉和唐季珊堪称上世纪中国最出名的一出三角恋,当年这种卡士级别就相当于今日今日的周迅、李亚鹏和王菲,两位电影界最当红的女明星分别先后担任富商唐季珊的女友,失败者张织云甚至还给胜利者阮玲玉写过信,发过“我之今日就是你的明天”的警告,但阮玲玉哪里听得进去,也没法听,1935年,阮玲玉因为谣言以及唐季珊的移情别恋而自杀。

不像很多愚昧的妇人,对于后任者一概冠之以狐狸精之称号,对于阮的死,张织云还是有切肤之痛的:“余于阮之死,亦不欲有何批评,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,

意志比较薄弱,每在遭受痛苦时,易为错觉支配。”这判断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算得上极有见地,而张在移居香港之后,和张相识的人回忆,也说他言谈中对人情世故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电影明星的程度——如果张织云肯坐下来写字,大抵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情感作家,秒杀现在的陆琪苏岑之类。

虽然眼光锐利,但那个时代女性没有太多工作选择,张织云在和唐分手后,进军电影也失利。肖果的《中国早期影星》一书中提到张织云在40年代嫁给了湖南人张叔平,张是名门之后,清末管学大臣尚书之子,也是著名香港报人林洵的父亲,曾任南京中央军委政治训练部秘书等职。据说他是受潘汉年指导的地下党,还曾经去做过周佛海的策反工作,40年代后期张流亡香港,据称晚年“手头拮据,身后甚为萧条”,和他在一起的张织云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,在许多的史料里,张织云晚年乞讨度日,但也有人说,是与养女低调度日,但共同的说法是一代名旦寂寞地死于70年代中期。

在电影《阮玲玉》里,导演关锦鹏借张达民之口评论抽鸦片的张织云“够糜烂”,这真是男人不懂女人心,其实单从见识上阮玲玉还真不如张织云,张织云比阮玲玉要硬净得多,在一个以女性贞节为荣,标榜一而终的国度里,你很难想象一旦失去男人的庇护,女性有何出路,如果不“自杀”的话,那就真的只剩“糜烂”一途了,阮玲玉和张织云的命运不就是如此么?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“一生多涕泪,青眼看江山”,这是张织云继儿子文人林洵病榻上口占的两首诗,用来说那个时代男人与女人的命运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活着都不容易,但在这两种不容易里,女人的不容易更不容易。

每个星期天的下午,我都在闵行银都新村秋梅京剧社学唱京剧,已经两年了。教戏的老师叫陶滋昌,过去是福建一个京剧团的琴师。后来赋闲回家,在家里聚了一班戏迷朋友,又唱又拉,玩得很开心。陶家班是我们几个学生私下叫的,他并不知情。我们都是通过中国京剧艺术网知道秋梅京剧社的。老师前些天突然说今后不教了。听到这句话,大家都有点发蒙。

京剧是个非常古老的剧种,喜欢她的人大上了岁数。然而,在陶家班,喜欢京剧的却是年轻人唱主角。木鼓是外贸大学刚毕业的小白领,工老生;莫默和赵赵都是上海大学物理专业的研究生,一个梅派青衣一个拉京胡;唱花脸的小周是同花旦的是上海师范大学考古的博士生……每到大家聚会的时候,老师家里总是丝竹缭绕,热闹非凡。陶老师擅长的是杨派路子,他觉得杨宝森的唱腔醇厚,调门不高,适宜推广

普及。但他对杨派唱腔独有的悲怆韵味要求很高。《搜孤救孤》中仅“白虎大堂奉了命——”这一句,他就结合剧情、人物心理及杨派唱腔特色,和我们讲了足足半天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普及。但他对杨派唱腔独有的悲怆韵味要求很高。《搜孤救孤》中仅“白虎大堂奉了命——”这一句,他就结合剧情、人物心理及杨派唱腔特色,和我们讲了足足半天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普及。但他对杨派唱腔独有的悲怆韵味要求很高。《搜孤救孤》中仅“白虎大堂奉了命——”这一句,他就结合剧情、人物心理及杨派唱腔特色,和我们讲了足足半天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普及。但他对杨派唱腔独有的悲怆韵味要求很高。《搜孤救孤》中仅“白虎大堂奉了命——”这一句,他就结合剧情、人物心理及杨派唱腔特色,和我们讲了足足半天。

我在陶家班只有两年光景。木鼓、赵赵、莫默都是2010年12月来的,再早的几班学生都已星流云散,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,或者到某地旅游寄张明信片给老师看看。那时,陶老师就有一份满足的幸福感,脸上泛着红光。有个在日本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女孩子,经常出差,工作繁忙,可她回到上海就要来这里“补课”。把老师教的戏一字一句录下来。她去年到日本工作了几个月,说她这次出差回来,听到陶家班散了,不知心里会有多难过。

陶家班

崔以琳

普及。但他对杨派唱腔独有的悲怆韵味要求很高。《搜孤救孤》中仅“白虎大堂奉了命——”这一句,他就结合剧情、人物心理及杨派唱腔特色,和我们讲了足足半天。